

YAMEI

CONGSHU

雅眉丛书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南蒂 著

像水一样的碎

XIANG SHUI
YI YANG DE SUI



YAMEI CONGSHU

雅



江苏
ART PUBLISHING HOUSE

南京

1267
2023

像

水

XIANG SHUI
YI YANG DE SUI

一样的

碎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像水一样的碎/南蒂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 9

(雅眉丛书)

ISBN 7-5399-1579-X

I. 像... II. 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444 号

书 名 像水一样的碎
作 者 南 蒂
责任编辑 王昕宁
责任校对 向 尚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无锡春远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2 万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579—X/I·1485
定 价 1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青瓜的印象碎片	1
没买 SK II 的时尚女郎	9
用香高手八妙招	17
像发条钟一样的吴爽	19
面膜眼膜手膜:DIY!	28
天使飞去不飞回	32
点击护肤十大谎言	40
香水? 哦不!	43
我要去选香水!	54
被碧柔击中的心房	56
关于香水,听听他们的悄悄话	65
雅诗·兰黛 VS 三个美女	67
水灵灵美人计	76
桂花香水的中年心情	78
香水:DIY!	86



和玫琳凯不相干	88
果酸护肤品试用报告	99
上海女人与兰蔻有不解情	101
什么样的美眉什么样的香	110
为香奈儿做梦	112
写字楼美眉面膜手册	122
玉兰油的“美丽人生”	125
说明书上不提的秘密	133
谁在进行华丽的侵略?	136
她们是明星 VS 它们是名牌	148
鸦片结缘	150
漂亮美眉战“痘”到底	158
有一种迷恋可以触摸	160
手边的护肤品	170
《香水》! 香水? 香水!	172



青瓜的印象碎片

大学里的盥洗室总是阴湿的，水迹从来也没有消失过，而早晨起来，蓬着一头乱糟糟的黑发，女孩子们就捧着花花绿绿的塑料脸盆和旧塑料水瓶，小心翼翼地找一块干地儿洗起来，满脸年轻的新鲜倏地照亮了光线暗淡的房间。水声、说话声和笑声在最幽暗的角落里也扬出了一首无字的歌。

我记忆中那时流行一种青瓜洗面奶，什么牌子的早就忘了，淡绿色梨状塑料瓶，跟现在的包装比起来不知要简陋多少，但是我们一旦知道它，就视若珍宝。因为以前实在没有什么能用来宝贝自己的脸，不过拿清水抹一抹；那些选择细腻一点的香皂、柔软一点的毛巾的，就是很讲究的女同学了。

青瓜洗面奶好像是从一个上海同学那里传过来的。我们每个人都用，上海同学高兴地、不做声地在一边欣赏自己播种的愉快，往日简慢的眼神这时很慈祥。我们是这样来学习洗脸的：仔细地读罢后面的说明，仔细地挤一点出来在手心揉搓，仔细地敷在自己脸上，好像并没有什么泡沫，感觉中却是脸庞被滋润了，它散发出的悠悠的青瓜香，随着女孩子们欢乐的笑声飘荡在粗糙的水池里、湿润的空气里。

很快我们大学所在的城市也有青瓜洗面奶卖，我和



女伴去逛商场时看见熟悉的绿塑料瓶,惊喜得心要蹦出来,满心欢喜地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每人买了那样一瓶洗面奶。回到宿舍,晚上就赶紧用了,美滋滋地在镜子面前仔细端详自己,心情好得飘飘欲仙。临睡的时候,把它放在枕边,梦里都是容光焕发的样子。我明白这是青春的希冀,即使在那样简单的生活中,那样单薄的夜里,不施粉黛的面庞依然透着明亮纯洁的气息。当我现在在时尚杂志里急急地逡巡,把各种名目的护肤品到处乱扔的时候,大学时代其实已经很远了。

有一个苏州同学,天生像三十年代家境优裕、精细文雅上海小姐,脸白净微红,字文雅秀气,说话像是糯米糖化在了声音里。她爱好各种各样新出来的护肤品,特别是面膜,但那时面膜少得真可怜。我们就经常看见她把小黄瓜切成片片,不重叠地贴在脸上,泡一杯舒展的碧螺,静静地听起《一世情缘》——不过更相配的应该是留声机和那慢慢转动的唱针啊;也会买一瓶酸奶,不像其他人那样咕嘟咕嘟地喝掉,而是奢侈地把上面凝住的酸乳块涂上脸,闭眼享受着。原先,她只躲在帐子里做,很快就被爱窥视的小女生看穿了就里,索性也就大方起来,当着我们的面精心照顾她的脸庞。那一手擎着小镜子,一手拨弄着皮肤,眼波娇媚流转的样子在一群埋头用功读书的女孩子中是分外惹眼的。那会儿,听说对面男生楼里常有拿望远镜偷偷看我们这幢女生楼的,焉知我那苏州同学不是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美人儿的愿望总是得到更多的眷顾。我和苏州同学一次去看电影,她临上楼的时候朝一楼的店里瞥了一眼,好像冥冥中有感应似的,那儿挂了一排新出的简装面膜,她特别兴奋地挑了只柠檬味的撕拉式面膜。电影看的什



么我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我能清清楚楚地想起那天晚上,她被乳液和营养霜浸得雪白粉嫩的手指沾着透明的面膜——我倒是没觉得哪里有柠檬的香气,宁愿说那是糍糊的味道——轻而有力地,往我脸上极其耐心地涂来涂去。我们平素关系不是怎样密切,可我陶醉在她吹气如兰的馨香里,看着那真正女子的柔若无骨的手从碧螺春的香气里优美地抬起来,想就这样一直坐下去。面膜很快在我脸上凝结了,紧绷绷的,像被使劲拉扯着,耳边是她轻轻掩嘴的笑声。

我最后看到的是一张撕拉下来的,像人脸一样逼真的胶膜,两只眼睛,一只鼻子,一张嘴。我突然感到有点畏惧,像初次进城的人在林立的混凝土建筑面前的不知所措和眩晕。这张“脸”在我的记忆里镌刻得太深,因此我每每再见到什么剥洗式、按摩式的面膜时,总想那不是真正的面膜吧,哪像当年的那样有“模”有样?

青涩的学生年代里,对样样再粗糙不过的护肤品的记忆都是丰盈甜美的,因为那时我们本人就是这样。

隔壁宿舍的一个女孩子,皮肤已经很白嫩了,身段也够好,还要经常想点子美一美,也懂很多知识,譬如山楂糕与熟花生米一起捣碎了吃可以润肤养颜,一定不能用糙毛巾直接搓脸之类。她去水果摊买又黄又大的柠檬,削了果皮,拿一双细致的手轧出汁水来,放在用完的护肤品瓶子里,再把蛋清和蜜调在里面,做成一种清香诱人的糊糊,往干净的脸上一遍一遍地抹着,恨不能每寸皮肤都涂得一样均匀。涂完,就把这个小瓶子心满意足地放在桌上,时不时看看它,好像里面住了一个会魔法的仙女。可是,第二天早晨她的脸就过敏了,我们,和她自己都伤心地发现有那么几个显眼的红疙瘩生在她的白皮肤上。



脸痒痒的，女孩子怎么都不愿再照镜子，一下子就嘤嘤地哭起来，用被子蒙着脸，死活不肯去上课。同屋硬拉她去校医院，凶巴巴的女医生听明原委，扑哧一声笑了，教她只用清水轻轻洗脸。女孩子就每天早晨提前好久起床，一个人，在那间湿漉漉的盥洗室里把水泼在脸上洗，近乎虔诚地按照女医生的嘱咐做。除了她就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丁冬丁冬地响着悦耳的水声。有时候，我们早起碰见她，她会羞涩地抬起头来，带着满脸闪亮的水珠，带着脸上还没有完全消退的红疙瘩一笑，灿烂得像草叶上的晨露。即使在女孩过敏的脸上，天真与纯朴之气也是动人的。后来新到一种叫美人什么的护肤品，用米做原料，特别是洗面的那种，用一个透气的小布袋装着细细的米糠，一袋可以用四十九次。也许是米天然给人那么一种白净的感觉，女孩立即买来用，也不管过敏的问题，说特别舒服，而且馨香。可是不久它就在我们这个城市销声匿迹，直到最近我又看到类似东西的广告，不知是不是同一种。话说回来，毕业若干年后，我在一家购物中心看到正在CD柜前流连的她，寒暄几句以后我问：不怕过敏啦？她几乎没有进行回忆，就俏皮地耸了耸肩。

我的外婆是个很细致的人，却从来不用任何护肤品，年轻的时候用通行的胰子洗洗脸，老了皮肤渐渐干涩，不再用胰子，只是用清水洗一洗便罢，又干爽又方便。她笑我不停地把护肤品换来换去，又怕它们中不明不白的成分实际上损伤了皮肤，就总是絮絮叨叨。

而我看着她光洁的脸，实在在艳羡之外有太多的好奇。家里的相册上有一张外婆和四个女友刚工作时的照片，她们一律斜站着，按照相师傅的嘱咐缩进半个肩膀，



脸庞微微上扬,穿着照相馆租来的白色短袖衣服,表情像在完成使命的圣女。我很奇怪她们都没有刻意遮掩不算纤细的腰,少女时期的浮肿有清晰的痕迹。一道宽宽的腰带把白裙子束在外面,绷出结实的柔美的腹部曲线。但那并不显得累赘,她们健康、纯洁,在简陋的灯光下简直如朝阳一样。更吸引我的是她们无一例外的新鲜的面庞,没有化妆,皮肤有如婴儿那样细嫩,无论是黝黑还是白皙,都平整得像丝绸般水滑干净。

外婆在家里是什么都要忙的,还要上班,而外公基本上是逍遥派,不问世事。几个孩子在小街小巷东奔西窜,外婆要拖着疲劳的双腿,挨个喊他们回来吃饭。就算她跑得满头是汗,最小的一个还梗着脖子,试图从她手中逃脱的时候,外婆脸上仍然是带着笑的,温柔而执著地把孩子都揽在身边。如果她的孩子因为拔了别人的花或者把别人的破自行车骑坏了而遭到责骂,外婆还要带着孩子,陪着笑去道歉,但是她并不打骂孩子,只是在夜晚的灯下微微地叹息,凝视手中要做的布鞋。而这时她顽皮的小儿子,我的舅舅,已经进入了无忧无虑的梦里。

我四岁的时候,外婆退休了,从南京到成都去带我。几十个小时颠来颠去的火车几乎折腾得她筋疲力尽了,我第一眼见到外婆的印象是:她真美呀。眉清目秀,还有一见我展开的由衷的笑容。她常常一边绘声绘色地讲故事一边不由地说,现在的孩子真孤单,以前那么多兄弟姐妹多好啊。我插嘴问,您不烦吗?外婆摸我的头发道,一大家子人,想怎么快活就怎么快活,想怎么热闹就怎么热闹。以后每次想到外婆的这句话,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沉默一会儿。我想我永远也不会那么想。

外婆说那个时代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女人,紧凑而有



条不紊地上班做家务，她们没时间也没余地来选择更出色的护肤品。我说，怎么没什么保养，到老了还是干净美丽呢？外婆只是笑着摇头。中国的女人就是这样的，骨子里有一种相通的坚韧和内敛，不像俄罗斯女人，青年时开放得水灵娇艳，以后便松成一团，不由自主地往下坠。生活的困顿为什么没有给像外婆那样的女人添上更多的风霜？往日眉宇间的精彩与生动早已被时光任意地剥去，皱纹有了，皮肤松了，眼神暗了，看起来却还那么舒服。是了，她们是妇女解放的那一代，开创性地、坚韧地用女性的生活智慧独立地生存，始终绷紧生命的弦，哪曾像我们这般被温室磨去了锐利呢？看着外婆一双三十六码的大脚，我想在当时一定很让人侧目，女人们充满羡慕，男人们啧啧称奇。外婆自己说她誓死不肯缠脚，就在他父亲狂暴的吼声中，在同学家躲了几个星期。我想起外婆是颇有一些固执的，非要嫁给甩手少爷我的外公，她的父母只好恨恨退了别的亲事。那时节女孩子在一个保守的家庭哪能拿主意呢，上一点学就非常遭人白眼了，可外婆就毅然要去做主她一生的命运。否则，她大概会坐在幽深的花园，或者有白色落地窗纱的洋房里，要么在镶嵌着法式彩色玻璃的客厅里翩然起舞，至少不用夜夜忙着缝缀旧了的衣服吧。外婆自己选择的生活不是怎样舒服，要叫我们小辈看来，也算不得特别恩爱幸福，但是她自己满足了，平静了，豁达了，为自己负一切责任，仿佛天生就会和这喧闹的一大家人在一起，经受人世间种种波澜起伏与喜怒哀乐。孩子睡梦里一朵无邪的笑容，就是她生活里最美的部分。要不是这双坚实的大脚，外婆哪能踏遍八十年的风霜？我常常自愧。历练和优雅早已在她们内心沉淀下来，像灯笼里的烛芯，几十年来不曾熄



灭过火焰，从里到外流光溢彩。

尽管这样，外婆对我使用的各种小瓶子倒是很感兴趣，她把它们颠来倒去地看看，有时也小心地抹一点，末了还是自信地素面朝天。外婆的头发白得很晚，并且是自来鬻的，皮肤细致，我仍然像四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她一样，认为她是同龄人中绝对的美人。小瓶子上面弯曲的外国文字和新名词对她显然是极其陌生的，我问她：你在看什么呢？外婆嗅着小瓶子里散发出的气息说：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其实她还细细地捻了捻它们的质地，脸上似信非信的，好像在回忆当年的腴子。我放在梳妆台上的每一样新物件，她都会极快地发现。每次看到她认真又好奇的样子，我会禁不住偷笑起来。时间和岁月带给我们身体和心灵的距离是那么遥远，而爱美的天性从来没有随着日久年远而泯灭过，以至我们一看到与美丽相关的东西就那么心有灵犀。

所以现在我随意而自得地用着繁复的护肤品时，常常想起最初的青瓜洗面奶，想起苏州同学的柠檬味面膜，想起过敏的女孩脸上带着痘痘的微笑，想起我外婆平滑细腻的面庞，想起我们对新鲜的美的欣喜与渴望。有时候，我会厌烦现在护肤品名目的复杂，指望只拿着一瓶简简单单的青瓜洗面奶来做清洁，指望去不顾一切地尝试自己想做的事，可是最后，我还是得现实地面对很多瓶瓶罐罐，热心于雅顿、CD、娇韵诗这样的名字，讲究一些必需的程序和法则。我想自己不再是那个凭一瓶洗面奶就能轻松走天下的校园女生了，在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早年内心汹涌的洪水已经退去，我们七十年代中期人都是如此，跌宕和冲突早就游离在规则的日子之外。精致的、舒适的生活或许让小



女生一往无前的勇气消退了很多吧。

实在地说,我是一个热爱时尚和品牌的人,无论是用青瓜洗面奶的我还是拿着一瓶兰蔻心疼钱包的我,因为它们意味着一种生活的方式,意味着对有品质、有美的生活充满爱恋的探询,这使我们在堆砌着物质的世界上更加愉快。而我的身边,有那么多爱美的女人,像我曾经经历的一样,她们和时尚的某种具体产品有过故事,有过传奇,或者正在共同经历缘分。用某一种香水和护肤品的女人,她们和自己用的东西一定是契合的,香水的气质、护肤品的内涵,是她们人生的一种侧影。我愿意写下她们的心路历程,进而探究女人在时尚和历史中生存的靈魂,而并不仅仅是为了写时尚。

8

不论对于谁,我写到的女人或是不认识的读者,或者我自己,相信有一点不会改变,从埃及艳后到路边叫卖的女小贩,从张爱玲到希拉里,从你到我,看见美好的东西,或者让自己美好的东西,永远都会投以希冀和爱慕的目光,奢望每一个美的时刻为我们驻足。这就是铺天盖地的香水和护肤品永远吸引着大小贫富女性的原因,是这个世界之所以生机勃勃和花枝招展的原因。

来自时尚前沿的种种故事已经在说,女人比以往更开心地爱护自己,不再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而内疚,她们宁可为了价格不菲的品牌而每天加班。我很高兴一些更美丽的日子即将到来。



琪蒙拈着几张信纸哈哈大笑，心里却怕得要命。信很煽情，薄薄几页纸对于一个涉世未深、心地洁净的女孩来说，仿佛噼噼啪啪地闪着火花。

没买SKⅡ 的时尚女郎

人人都爱的大美人关之琳在 SKⅡ 的平面广告上嫣然一笑说：即使素面朝天，我的肌肤仍然光洁白皙、晶莹剔透……关之琳是熟悉的，但是在这里，她非同凡响的明媚的大眼睛和白得透明的皮肤当时就打动琪蒙了。琪蒙捧着手里的杂志，对镜注视自己脸上星星点点的雀斑，对伏在一旁电脑桌上的先生说：我要买 SKⅡ！

在他们十几个平方的小屋里，显而易见的是琳琅满目的瓶瓶罐罐。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名牌。包装绝对不俗：黑色白色的夏奈尔，红色金色的娇兰，白色银色的兰蔻，就是少了 SKⅡ，可是它现在有瞬间汇集的高知名度和超人气，所以琪蒙需要它。

但是，她实际上并没有买。

我认识琪蒙的时候，她就是一个永远高高兴兴、急急忙忙跟着时尚走的女孩子。高而且瘦，头发削得很短，皮肤有点黑，长着不少密密的、绒绒的汗毛。琪蒙说她从来不留长发。最简单的最永恒。她还是穿灯心绒裙子的女中学生时，就深谙这句至理名言。这应该归功于她在





澳洲学习了一年的爸爸。他教中学生琪蒙在穿质地硬的短裙的时候,要穿棉袜子和高帮深色系带皮鞋。那时候我们好像还停留在不停地往上拉质地不怎么好的、刚刚流行的长筒袜那个阶段。琪蒙以后看见高帮系带皮鞋在学校里越来越多,就傲慢地说:八年前我穿的就是它呀!

我不得不承认,琪蒙在时尚的问题上就是走在前面。能在很多平常衣服里迅速地发现一件深蓝色系带的长风衣,看起来也不过尔尔,琪蒙穿上就有活力有知性有光彩了;能在人们对胖和瘦没有明显好恶的时候预见风靡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潮流,做定骨感美人,对锁骨突出和第二个脚趾要长有迫切的要求。许多年后,我的脑海里闪过过去生活的诸多画面时,对于琪蒙的印象就是两条侧摆的夸张的长腿,整个把瘦削的上身顶了回去,小小的脑袋昂着,头发削得短短。这大概源于琪蒙坐在高高石阶上的一张照片,那时她戴了一副这两年才流行起来的苍蝇镜,眼睛里丰富的表情就被盖住了,但是西下的阳光正好扫在她脸的一侧,一直到她随意交叉的两条腿侧面,刀砍斧凿似的一道狭长的阴影。她的腿因而特别长、直而纤细。这是时尚女人得以现身说法的天才元素。琪蒙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用一把精致小巧的镊子,对着晨光仔细夹细瘦胳膊上细细的汗毛。如果哪一天吃多了食堂的油腻,她必然要伤心地盘腿坐下,拍着平平的肚子说,我怎么这么胖?然后,恍然大悟地爬起来,去围着宿舍楼一圈圈地跑步。

其实所谓时尚,少不了行销与广告的作用。时尚的女人也一样。她们与另类的女人迥然不同,后者对身体和外貌的另类,乃至另类的行为保持高傲的缄默;而时尚女人的爱好是把自己身体的时尚散播给大家。从学生时



代的玉兰油到旁氏梨牌,还有后来琪蒙用自己的高薪养出的顶级的东西,琪蒙总说它们是怎么怎么好的,最好了,太出色了。你还没有去买欧柏莱的新品香水?你不知道 SWATCH 要出双表带的薄型手表吗?你看我新买的耐克的无后跟运动凉鞋!我们和琪蒙的对话经常是这样开头的。对于哪儿的 ELLE 货最全,哪儿的贝纳通要全场半折,甚至包括麻辣小螃蟹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哪条街的红烧老鹅和肉骨头汤天下第一这样的时尚问题,琪蒙是最先知道的。她用来渲染时尚的是最华丽、最体贴、最煽情的词语,我们眼花缭乱,喘不过来气,不知道到底那一样是最最好的。问琪蒙,就笼统地回答:都不错。不过还有……新的宣传攻势很快又开始了。最近的一条是麻质的马裤上才有高贵的褶。我觉得琪蒙实在是非常可爱,她的小脑袋里装满这些呼之欲出的时尚话题,像一个从来不收广告费的公益广告那样热烈地启蒙着时尚的种子。所以,即使琪蒙后来有了一种习惯——在她说话的时候,常常采用这样的形式:我这件阿桑娜的衣服——她说的话与阿桑娜并没有一点关系,或者是,因为用了娇韵诗……这很容易给别人一种虚荣浅薄的印象,我却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她是发自内心地热爱时尚的,并且衷心地愿意大家都时尚起来。

琪蒙买了一堆资生堂 CD 薇姿雅姿,并没有把其中哪一瓶用完过。剩了一半,要么是几乎没动。这些一般人眼中的贵族在书橱里、梳妆台上和冰箱里寂寞地呆着,要不是因为后来琪蒙结婚,也许就成了终生被打入冷宫的怨妃。但她就是喜欢买,买新的,扔了旧的。到韩国去旅游的时候,琪蒙最开心的是在机场的免税店,合算地买到雅诗·兰黛的防黑眼圈眼霜。这是最顶级的眼霜,比国





内便宜很多。几个月后,我发现那瓶蓝绿色的雅诗·兰黛已经和其他许多瓶子拥在一起,委委屈屈的,并不见得琪蒙怎样珍爱它。原来她早改用香奈儿新出的精确个人护肤系列了。我断定香奈儿的命运也不会有特别的起色。

一个熟悉琪蒙的朋友曾经说:我跟你们打赌,琪蒙如果有了男朋友,一定也把他说得天花乱坠,说成这个世界上最出色的男人。

实际上并没有。当然有不少男生明显地对修长的琪蒙表示兴趣,但琪蒙在学校里没有认真地谈过什么恋爱,她并不特别渴求以爱情为生活的屏障或者调料什么的,时尚就够琪蒙操心的。至于小打小敲的校园爱情,几个月就分手的那种,或许有一两次。

12

但是,毕业以后,琪蒙默默地与一个男人相恋了一年,快结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而他,是一个离了婚,独自带着两岁小女孩的父亲。之所以说他普通,是因为就大家的眼光看,他没比琪蒙更高的学历,没什么特别能干的地方,也没什么家世背景之类。不过两个人是同事,每天有八个小时的充裕时间在一起,渐渐就很熟。琪蒙说他是单位里最会穿衣服的男人,爱干净,不说别的,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把孩子收拾得那么整洁漂亮,这说明了什么?更何况他还那么幽默有趣。

在他生了一场小病住院的时候,琪蒙去看望他。他扎着小辫的女儿搬一张小凳坐在一边,双手托腮,看着他的输液瓶,生怕液体输完了,他的血会倒过来喷。琪蒙心生怜悯,帮他把小女孩带回家里,给她买时尚的新衣服,买新书,牵着她的小手去看她爸爸,故事就这么平凡地开始。他在一种相对脆弱的心境里感激她,然后有一天,发